



记者 张磊 摄

再回定海忆往昔

□李百鸿

今年清明，我从济南回到舟山，为父母扫墓，再回定海。

1958年~1962年，我曾经在定海生活了4年。而今，我已经从稚童变成年过七旬的老翁，“岁月催人老，风定落花香。青春几何时，唯有心长盛”。

弟弟安排我下榻在舟山新华侨饭店，这里曾是北门招待所旧址。儿时曾经居住在北门招待所平房中，平房窗户外栽种着许多桂花树。每当八月桂花盛开，院子里到处飘着浓郁的桂香，我会从后窗跳出，折上几枝桂花，插在屋里的小玻璃瓶里，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如今，北门招待所早已不见踪影，只余旁边的北招路还能见证北门招待所曾经的存在。

北门招待所外面有一条小河，儿时，我曾与小伙伴们在这里垂钓，也曾在这里戏水。那时候的印象是一条很大很长的河，现在看上去就是一条小河沟，不过经过改造修建和绿化后，变得更加美丽了。

因为父母都上班工作，我和弟弟被送到北门机关托儿所，实行全托。每到星期六下午，我领着弟弟回家，走到半路，在路边大石头上坐下，吃完托儿所发的饼干，再开开心心地回家。

托儿所每个小朋友睡一张四边围起来的小床。由于我在大班，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穿好自己的衣服后，再去给小班的小朋友穿衣服，不知道现在的全托幼儿园是否也是如此。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，是有一次夜里，我和两个小朋友去托儿所菜园偷西红柿吃。第二天，老师发现后，把全体小朋友集合起来，坐在一个大棚里，叫我站在前面，先狠狠训斥，见我一声不吭，恼羞成怒，从背后一把把我推倒在地，我当时嚎啕大哭。这件事严重摧残了我幼小的心灵：我是祖国的花朵，是爸爸妈妈的宝贝，老师为什么这么狠，把我当成一根草？

后来，我上了舟山中心小学。每天早上独自背着书包去上学，一路上没有汽车，也没有自行车，行人也不多。班主任顾老师对我们

很好，不光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，而且对我们严格要求。我曾经犯过错，如上课看小人书、旷课等，老师马上找家长，一点不留情面。当我改邪归正，学习成绩快速上升后，老师又不吝表扬鼓励。

对定海的历史人物，印象深刻的是定海三总兵：葛云飞、郑国鸿、王锡朋。1841年英军入侵定海时，他们面对强敌，浴血奋战，壮烈殉国。他们的英勇事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此外，学校组织我们去烈士陵园，向我们介绍为解放舟山群岛牺牲的革命烈士，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从而深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
星期天和假期，我和弟弟经常去东大街玩。姨娘在陆军幼儿园当老师，有一年春节，我和弟弟在街上遇到姨娘，她给了我们每人1元压岁钱。回家之后就被妈妈收缴了，说小孩子不能拿那么多钱，然后给了我们每人一角钱，我就领着弟弟上东大街看连环画去了。

1962年夏，我和弟弟随父母离开定海到了岱山高亭。1970年5月独自回山东老家，后来应征入伍，很少去定海了。记忆中，有一次结婚后带妻子回岱山，路过定海时到姨娘家，两个表妹正在做作业，和姨娘见了一面就匆匆告别。还有一次是1989年到宁波参加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防护工程分会学术年会，顺便去岱山看母亲。不巧遇上台风，把我关在定海。当时舟山市人防办公室主任阴嗣来叔叔知道后，给我很大帮助。阴叔叔是山东肥城人，1949年随军南下时，是我父亲的通信员。帮我订车船票，安排亲戚把我送上车。其间，我还专门去要塞区作战值班室，给部队打长途电话续假。

60多年过去了，定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旧貌换新颜。可喜的是古城还保留了许多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古老建筑，多为民居和商铺。政府在加大保护历史文化古城力度的同时，恢复了许多历史遗迹，如鸦片战争遗址公园、定海山城门、奎光阁等，吸引了大批游客。在此，衷心祝愿定海的明天更加美好。

梦中的家宴

□媛媛

我突然明白了家宴的意义。那不仅仅是一顿饭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份归属感的体现。每一道菜里都藏着父母的爱，每一句闲聊中都有家人的牵挂。

当晚，我就梦见了外婆，梦见了外婆家的家宴。很奇怪，在梦里，我们都还没有另一半、还没有孩子，我们自己还只是孩子，而外婆却已是满头白发地坐在轮椅上了。虽是满头白发，却是鹤发童颜，脸上的皱纹里都透着慈祥。外婆全程都没说什么话，只是笑吟吟地看着我们，不停地为我们擦嘴、夹菜。她的眼神中满是慈爱与疼爱，仿佛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。大人们则聊着现在，谈着未来，他们说起了工作中的趣事，回忆起小时候在外婆家的点点滴滴。我们这些孩子，又像小时候一样，在院子里追逐玩耍，还放起了鞭炮，那噼里啪啦的声音，仿佛又把我们带回了童年时光。餐桌上的菜肴依旧丰盛，香气四溢，外婆做的腊肉和汤圆，还是记忆中的味道。那一刻，真的很希望时间就这么停止下来，让我们永远沉浸在这温馨的家宴中。

大家说说笑笑、玩玩闹闹了很久，才结束家宴。最后，我们团团圆圆地拍下了全家福。照片中的每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，外婆坐在中间，眼神温柔而满足。

梦醒了，梦中的一切却依然历历在目，外婆的容颜是那样栩栩如生，梦中的家宴是如此完美。

等到我们的下一代成人、远飞时，不管他们对家会有多少概念、对家宴会有多少概念，我都要告诉他们：平日里你们可以只留给我们一个遥远的念想，但逢年过节请一定带上你们的爱人来赴一场家宴。

那时的家宴里，定会有新的围裙兜着四季的故事，新的轮椅吱呀作响，讲述着岁月的变迁，而永恒的爱，永远在夹菜的手势间循环往复，代代相传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心中对家宴的渴望愈发强烈，也越发觉得家宴的可贵。小时候，家宴的地点必定是在外婆家。外婆育有七个子女，每当七个子女携着小家庭归来时，整个院子热闹得仿佛要沸腾起来。堂屋的门槛似乎真的被踏得低了些，晾衣绳上挂满的腊肉，在一群追逐嬉闹的孩子带动的风中，摇摇晃晃，像是在和孩子们一起玩耍。

那时的我们，对于家宴的理解或许还很单纯，只觉得这是表兄弟姐妹们的一次大聚会，是一次可以无所顾忌玩闹的好机会。我们在院子里你追我赶，玩得满头大汗，偶尔停下来，跑到餐桌前挑拣自己喜欢的菜品，然后又笑着跑开。大人们则围坐在桌旁，觥筹交错，欢声笑语不断。他们谈论着生活中的琐事，回忆着过去的时光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而我们，那时却不知餐桌上的温情与深意，只知道尽情享受这欢乐的时光。

随着外婆的离去，我们的家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逐年减少。曾经每年一次的饭店团聚，如今是几年也难得能聚上一次。表兄弟姐妹们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城市，为了生活各自忙碌着。过年时，常常有人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回家，餐桌上总是缺了那么几个人，显得有些冷清。对比起小时候在外婆家那热闹非凡的家宴，心中难免有些失落。

过年刷朋友圈时，被朋友家的家宴感动到了。除夕夜，一大家子在吃完年夜饭后，便围坐在火炉旁聊起了家常。平日里各自在不同城市打拼的儿女们，此时毫无保留地分享着这一年来的得失。他们不是互相攀比，而是纯粹地诉说着彼此一年里的艰辛与不易，分享着彼此的成长，畅聊着来年的计划和目标。火炉里的火苗跳动着，映照出每个人的脸庞，温馨的氛围弥漫在空气中。那一刻，

